

村庄的远与近

■章铜胜

几年前,因为城市的建设,曾经生活过的村庄消失了。对于我来说,村庄的消失,让人莫名地失落。当承载记忆的村庄,成了那个曾经熟悉又逐渐陌生的地名时,心中是那样的彷徨与孤独。

相比之下,我的祖辈、父辈们在现实面前,更能顺应时代的变化。在新建的小区里,虽然他们还不能适应楼上楼下的蜗居,但常常见到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楼下的绿荫里,道路旁,家长里短地聊着。他们在这里很快重新建构了属于他们的另一个村庄,一个更大更包容的村庄。虽然比以前喧闹,但生活上的方便,依然熟悉的乡邻和亲切的乡音仍是村庄的底色。

即使没有了村庄,他们的生活,好像也不曾有过多大的改变。我怀疑他们的脚下是长有根须的,就像村庄周围生长的庄稼一样,不然,他们的生命力怎么会如此旺盛呢。

或许是乡音不改、乡情依旧的氛围,削弱了这种改变的影响。我每次回去,在到家之前,会遇上很多熟悉的笑脸。一路上和他们一一地打招呼,这种热情很容易让我淡忘那份失落,仿佛又回到了我曾经熟悉的村庄。

虽然散落的村居变成了新建楼房的整齐和小区绿化的规整,少了村庄里房前屋后树木的参差和丰富,少了鸡犬相闻的闲适,可乡情会落地生根,乡音会枝叶蔓延,乡音乡情会很快覆盖村落,让人心生欢喜。乡村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,在平淡



了一份清闲和时间的宽裕里,滋生出亲切如风、浓稠如酒的乡情,让人念,让人想。

小区的周围,一些仍然空闲的地方,被乡亲们辟成一块块小小的菜地,两三垄、三五畦地分隔着,小区又变成了以前的村庄。我喜欢这种菜地围村的踏实。晴好天气里,乡亲们忙于播种、间苗、锄草、浇水、施肥,他们满脸笑意地劳作与收获,也分享快乐。父亲也占据了其中一块不大的菜地,种着几样蔬菜,除了自己吃,还常送些来给我和妹妹,再有多余的,就分送给邻居。我回家的时候,也常是满载而归。手里的袋子沉甸甸的,带回来的菜几天也吃不完,都是父母和乡亲们送的。

人世间

烟火人间

情醉夕亭

■李仙云

虽已进入立秋,可室内依然暑气蒸人。每至黄昏,当日落西斜,我最是沉醉在这早晚凉爽闲适的“余晖天”里,与丈夫去离家不远的公园。每次将轮椅转至一个飞檐翘角的凉亭下,望着眼前那一大片高大葱郁的芦苇荡,我就心绪神爽。夜幕初垂,凉风习习,蝉鸣蝉鸣,四周清幽静寂,足以过滤浮躁,将心放逐于自然云水之间,让它回归淡然。

那个黄昏,我们再次步入凉亭,一个小伙子和他的宠物犬已坐在亭边的木阶上。先我们一步而来的,还有一对父女。清风透迤,转身的刹那,看到小伙子静静地坐在那里,正捧着手机在阅读网络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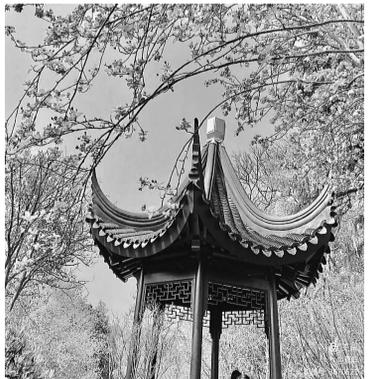
娇萌可爱的小狗像个懂事的孩子,乖乖地卧于主人旁边。时而,它起身摇摇尾巴,抬头望我,时而又亲昵地舔舔主人的脚,讨巧似的在他腿上蹭蹭。小伙子则放下手机,宠溺地抱着小狗抚摸着它的毛。晚风中,一种微妙的情感让我心湖泛漪,情丝柔柔。

小姑娘穿着一件桃粉的短裙,乖巧地坐在凉亭下两个柱子的中间。她把手机置于凉亭的木椅上,里面正在播放一部儿童剧。她听得入迷,两只漂亮的羊角辫上扎着蝴蝶结,碎发在风中轻舞,妙曼动人。

她背对我坐着,扭头的一刻,姣好的脸颊似三月灼灼盛开的桃花。她偶尔莞尔一笑,露出两只小虎牙,煞是惹人喜爱。她高大壮实的父亲,在凉亭外的河岸边,伸胳膊蹬腿地做运动。

我静坐于凉亭,天青色的云烟浩渺于穹穹,那一片长势繁茂葳蕤的芦苇,让我想到《诗经》里那句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。不远处,路灯已齐刷刷亮起,映入河水中,河面似笼着一层薄烟。

月亮不知何时已悬于夜空。溶溶月色中,我在浮华喧嚣的尘世,觅得一处悠然静心地,安放那一份灵魂的孤寂与内心的寥廓。或许此刻,有人正在丰盛的饕餮盛宴中寻求与友相聚的欢悦,觥筹交错,不醉不归。独我用肢体的残缺去感悟生命的静美,在自然天籁中悠然寻乐。再次回望夜幕下摇曳的芦苇,竟感觉它像智慧沧桑的老者,在向我娓娓讲述人生况味。



生活手记

村口老井

■薛雨青



儿时,村西头有一口老井,六七米深。井壁用青石砌成,由于年深日久,井壁四周的青石上都已长满了青苔。

那时,我们小孩子对这口老井一直非常好奇,每每玩耍时就围在一起,蹲在井边往下看。井里黑咕隆咚的,非常吓人。只能看见在井里水面上有一个圆的光亮,光亮中映着我们自己的影子。有

时,顽皮的孩子会投一个小石子进去,“咚”的一声,溅起小小的水花,波纹荡漾开去,影子也随机幻化成无数个我们。

老井离我家很近,每天天不明我尚在梦乡,就迷迷糊糊听到井台边人们的说笑声、水桶的碰撞声、井水的哗哗声。整个巷道里,挑水的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络绎不绝。村子里“咚咚咚”的脚步声与扁担“吱吱悠悠”的颤动声,伴着袅袅炊烟拉开了乡村生活一天的序幕。

那些年月,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单调乏味的。在空旷偏僻的乡村,老井是村中父老乡亲们农活繁忙之余聊天的场所。不管是春夏秋冬,还是清晨黄昏,井台边总是围满了人,担水、洗菜、洗衣……构成一幅动人的乡村山水画。村里大大小小红白喜事的消息都从这里开始传播,天下大事、国家大事、十里八村的新鲜事、怪事也从这里传出。

平常,母亲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,最喜欢到井边一边洗菜洗衣一边唠唠嬉笑。女人们叽叽喳喳,如同树上的鸟儿七嘴八舌,聚在一起说着家长里短。孩子们则穿梭在成人周围,追赶着、嬉闹着。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汉抽着旱烟锅,弓着腰,蹒跚着脚步,在井边嘻嘻哈哈地闲聊。那哗啦啦的泼水声、妇女们的说笑声、孩子们的嬉笑声,伴着树上的蝉鸣鸟啼,巷道里的鸡鸣犬吠,形成一派

温馨祥和的乡村生活画卷!

一年中,秋天是老井最热闹和最繁忙的时候。乡亲们要在秋收后的农忙日子赶着腌上一个冬天的腌菜、酸菜和咸菜。这个时节,一村人都在忙活。起早贪黑从地里拔来萝卜、挖出洋姜、摘来辣椒、豆角。在自家屋里把这些菜择干净、用刀切了,一筐一筐拿到井边一遍又一遍淘洗干净。乡亲们从井边把这些洗净的蔬菜担回去,用花椒、食盐等作料一层一层拌均匀,最后装在大缸或瓷罐子里面,上面用洗过的青石头压上。这是一冬的菜肴,能一直吃到来年春天。

老井里的水一年四季清澈见底,清甜爽口。到了夏天,天气越热,井水越凉,吊上一桶水,喝上一口浑身凉爽。那时候,在赤日炎炎、骄阳似火的夏日,去山上割完麦子、往场里驮麦捆的乡亲们,酷热难耐之际,总愿蹲坐在村头老井的旁边纳凉歇缓。冬天,天寒地冻,老井的水却一点都不冰凉。从远处看,井口向外还冒着一缕缕的热气。

沧海桑田,往事如烟。如今,多年过去了,乡下农村已普遍用上了自来水。老井,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当年那曾经热闹非凡的井台,早已湮灭在人们的记忆里。然而,老井那味道甘甜、永不干涸、曾经丰盈了我懵懂童年的井水,至今,依然滋润着我的心田……

【一弯新月】

每当头顶有一弯新月的时候,我总是习惯仰着头走路,有时还会停下来,与深邃的夜空、与那一痕新月对视。夜色深深,星星眨着机灵的小眼睛东张西望,它们似乎在努力向新月靠拢。可新月总与它们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。新月的美好,在于她的淡淡沉默。她冷眼旁观,却了悟宇宙星辰轮回的奥秘。

——马亚伟

【夏天的尾巴】

当玩了一夏天的小伙伴不再在老槐树下打闹,纷纷埋头赶暑假作业时,快乐的暑期就快要结束了。在乡下,不论是房前屋后,还是田间小路,总能看到孩子们揪着夏天的尾巴,朝金黄色的秋天跑去。

——赵自力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 1563073072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风雨兰】

我发现,风雨兰又长出了新叶子,叶子依旧软软的、长长的、细细的,像韭菜,虽然不好看,但好在不用怎么照管。一点水、一点阳光,叶子就绿葱葱,很好养活。风雨兰是一种能感知天气变化的特殊植物。如果在夏秋季节,花开得异常茂盛,预示着雷电风雨马上来临。

——刘希